

讀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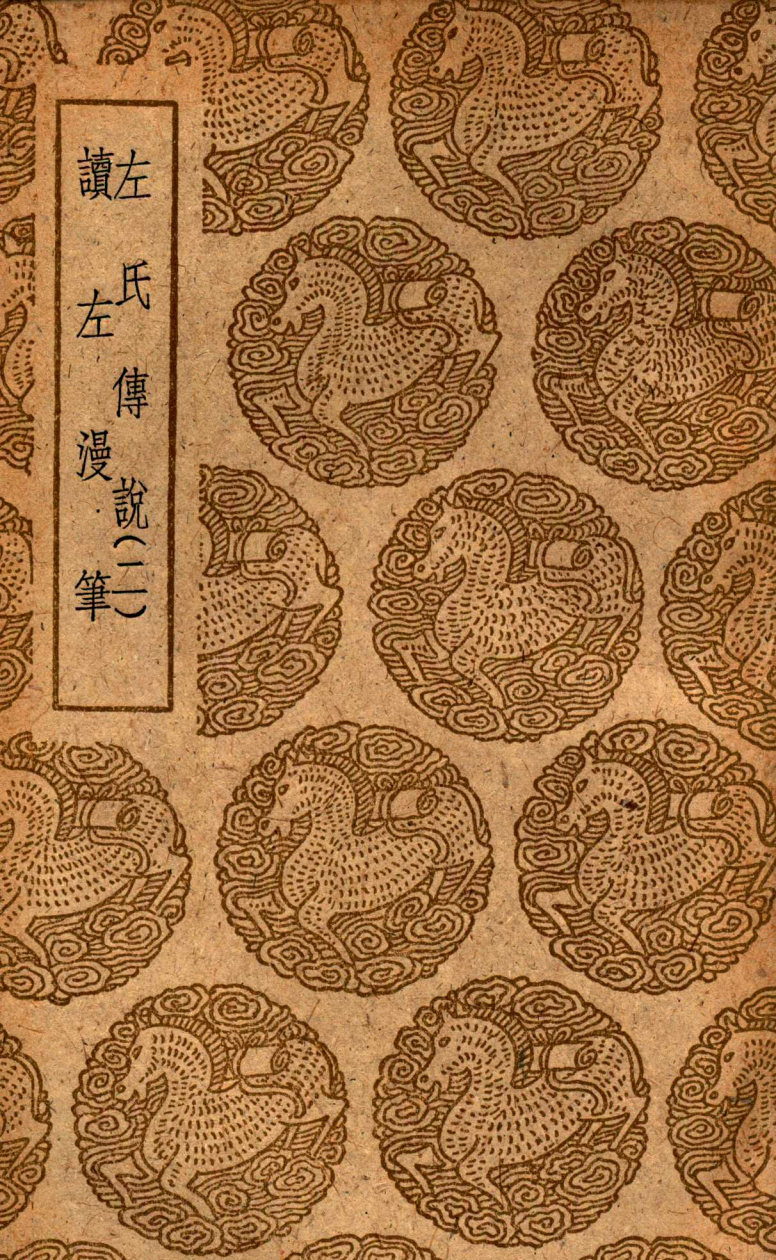
氏左

傳

漫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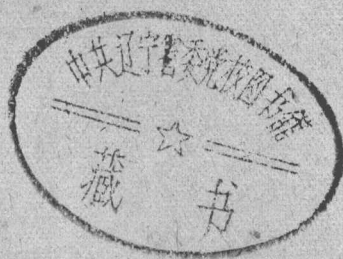
筆



134080



說 傳 氏 左
(二)



撰 謙 祖 呂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左氏傳說及其他一種

二冊

一九三七年五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

左氏傳說卷第十一

昭公

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請佐公使尊而遂酌以飲工九年

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請佐公使尊而遂酌以飲工公愧悔之心隱然而生本欲廢知氏緣此遂止看此一事猶見得三代工執藝事以諫氣象大抵三代以前諫官無定職各隨事以諫膳宰乃飲食之官其職甚賤到得晉平公時尙能一舉爵轉移平公之心蓋風聲氣習相傳未泯後世工執藝事以諫之風稍衰諫有定官言路始狹不似三代之時人人皆可以諫也當晉平公之時晉雖號爲衰世其朝非無君子所謂叔向司馬叔侯如膳宰屠蒯皆有深慮遠識以是只衰世□□無賢人然而晉卒以衰者雖有賢人只緣安頓不定晉之時居六卿之位者皆委靡自私之人雖叔向女齊之徒不過沈下僚雖有區區之心無所自盡開或因職事規正得一二事大體不正故終難着手以此知亂世未嘗無君子只是安頓定然君子在下僚雖不能回國家之大勢然隨小隨大亦可以裨助國家古之賢者所以自隱於抱關擊柝之間豈獨全身遠害而已彼亦知其欲因事規正人君過失也如屠蒯之舉爵則諫可見矣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九年

自春秋以來論霸業到得晉平公之世最衰以其侈泰懦弱失諸侯文公霸業自襄公以來最衰莫如平

公最可罪亦莫如平公。自五霸初起。齊桓本是尊王。其後晉文公河陽之狩。雖有以臣召君之罪。然尙有依傍王室之名。自襄公以來。雖不及文公之盛。尊王室之意漸衰。然未有如平公憑陵王室。觀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前此只是不能尊王室。尙自未敢伐。雖如鄭伯射王中肩。卻是王先伐鄭。鄭伯不得已而禦之。使中國諸侯敢伐天子。平公實啓其端。故王使詹桓伯責晉。以爲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猶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其辭甚峻。周之東遷。緊諸侯是賴。言語不會如此峻。故其告命之辭。無非撫摩獎勵而已。到此言語卻如此。非周之強能然。亦是晉無禮之甚。深犯周王之怒。當時賴有叔向調護。謂宣子曰。文之霸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之事。非一。蓋當時五霸之衰。君臣之分不明。不知尊卑。只問強弱。不知邪正。只計利害。猶賴當時有叔向。尙知尊周之義。調護韓宣子。使不爲己甚。固則可嘉。然叔向之言。復謂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其言似是移於習俗而不自知。蓋天子諸侯本非校曲直之地。到此亦不知有天子之尊。如平公宣子不知尊周。固不足道。賢如叔向。亦以爲等盡而校曲直。以是知習俗之移人。雖賢者不能免。

諸大夫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十年。

晉平公之喪。諸侯遣諸大夫送葬。鄭子皮欲以見新君之禮行。子產止之。以鄭之小。所費不貲。必將盡用。則鄭必困。子皮固請以行。及旣葬。諸侯大夫皆欲見新君。惟叔孫昭子以爲非禮。叔向果辭之。諸大夫皆

無辭以退。子皮遂盡用其幣而還。一如子產所料。子皮歸。乃自歎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又言我實縱欲而不自克。觀子皮數語。能深自克責如此。因觀此一段。見得天下事。聽言甚難。以子皮傾心聽子產。言無不行。初閒授之以政。既以國事歸之。後來諫尹何爲邑。又曰。雖吾家聽子而行。國事家事。旣一委心聽之。到用幣一事。卻信子產不過。到得果然有害而無益。方悔其初之不聽。子皮自言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是的當言語。凡人舉事。或得人勸之。豈謾然不知。正緣私慾不能自克。故爾觀子皮言。雖此一時之語。想後來自克之愈深。以其言有力也。蓋當初聽子產之言。豈不欲從。又恐僥倖可以見新君。看得不真。二者交戰於胸中。故終歸一邊去。惟兩者交戰。不能自決。此自克工夫。所以不能用也。故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子皮可謂能自訟矣。

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殺之。十一年。

楚子奉孫吳以討於陳。而遂縣之。同上。

楚靈王以強暴兇虐之力。吞滅諸侯。固非一國。至滅陳滅蔡。是失人心最深處。他當時要滅陳。奉孫吳。要整頓社稷。及其聽命。遂滅之。本以定國誘之。而終之以滅國。此固是逆人心之大處。到得滅蔡。又以甘言重幣誘之。到得蔡侯旣至。遂饗靈侯於申。醉而執殺之。又刑其士七十人。乘其虛而滅其國。此兩事最是逆人心之甚者。唯其如此。故後來靈王所以不得其終。其初靈王威行於諸侯。固自滅蔡始。而靈王喪身。亦起於滅二國。正緣棄疾在陳。與蔡合謀。遂弑靈王於乾谿。觀靈王之所以死。不在其他。而在陳蔡。正緣

滅陳蔡失人心太甚。故禍端起於人怨之最深處。以此見天理不可誣。且如秦滅六國。皆以兵伐而取之。雖無道行之。猶自干戈相持。勝負已分。唯楚最無罪。獨以重幣誘懷王而殺之。其後天下亡秦。禍端亦起於楚之遺民。蓋其滅楚亦是逆人心之大處。當時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以此見人心之怨之深者。不可支也。楚靈王秦始皇之亡。其揆一也。

楚子爲令尹殺大司馬薳掩使蔡洧守國奪成然邑十三年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十三年

楚靈王之亡。自爲令尹之後。以至於弑於乾谿之前。無一日不得其志。所以志得意滿。終於喪其身。譬如人平時或有疾病。一警動之。故其起居飲食調護。未必不保其生。若平時無疾。恃此恣縱。一旦有疾。反至於不可救藥。靈王所以死。正緣平日略無齟齬。所以直至衆叛親離。不可救處。靈王之亡。正緣楚最強盛之時。晉室既弱。諸侯皆在下風。邊楚之國。如陳如蔡。皆已相繼吞滅。當時天下大勢。盡歸於楚。唯其如志。所以侈心無厭。亦速其亡。左氏敘楚靈王所以致叛亂之由。如所謂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使蔡洧守國。奪成然邑。使爲郊尹等數事。其所以致人怨。非一端。然君子看靈王所以亡。固是如此。然亦不專在此。只緣許多仇怨之人。皆置在腹心之地。此所以亡。然看靈王敢置此等人於腹心之地。正緣他輕視一世。以爲天下之人皆無能爲。所以如此。當其未亡之際。見得甲兵之衆。土地之廣。四方諸侯。莫不拱服。自視不勝其強。及至衆叛親離。彷徨無措。子然一身。周章山林之間。到此許多意氣都不見了。以此知靈王不

曾見得真強弱。前日所以橫行四海。臣服諸侯。下視一世。而不知其所謂強者。當時盡是外面虛氣。湊合得成一箇強。亦非真強。到此衆叛親離。師潰之際。都無預於一箇身已處。外面虛氣都解散了。只子然一獨夫而已。靈王非特外面之強。是假虛氣。雖一身之強。亦是假虛氣。觀其卜龜有小天下之言。則以一身之外。無加於我。及乾谿之潰。到此都無策。如右尹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則曰。衆怒不可犯。欲乞師諸侯。王則曰。皆叛矣。以此知前日外面湊合得成。都不干楚靈王事。正緣他只看得外面甲兵之強。土地之廣。養得許多虛氣。此亦爲無道人君之戒。當時靈王之所以亡。固是衆怨交作。正緣公子棄疾。觀從。擣其虛而入其國。蓋乾谿之師。父母妻子皆在內。惟其據根本之地。士卒各顧其家。蓋靈王所以亡也。觀此亦是用兵之法。且以孫權取關羽。當時其勢甚不可禦。卻將呂蒙、陸遜乘虛先入荊州。是以關羽之師皆潰。當時楚雖無道。其權謀威力尙赫然。若非先據根本之地。如何便滅得他。楚人所以滅得靈王。蓋以先據根本之地故也。



左氏傳說卷第十二

昭公

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十三年

平丘之會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其何敵之有同上

晉自平公以後所謂霸業僅存而已。到得昭公時諸侯皆有二心。在晉無策。不過掃境內之衆。以治兵於邾南。欲以服吳。甲車至於四千乘。夫晉霸業之最盛者。莫過於文公。文公之戰最大者。莫過於城濮。城濮之戰。不過七百乘。當時能服強楚。遂霸諸侯。至於後來相繼。或盛或衰。亦未嘗有四千乘全出時節。鞏之戰。雖卻克再三請益兵。不過至於八百乘。及楚靈王欲執韓宣子與叔向。而薳啓疆見之。亦不過曰。晉長轂九百。是晉當時出兵。大率不過千餘乘。何故當此削弱之時。兵乃如是之多。蓋當其盛時。兵常在國。雖有四五千乘。所出不過千餘乘。故力常有餘。而能坐制諸侯。到此霸業既衰。求以自振。於是焚林涸澤。掃國內之衆而出。欲以威靈氣焰。驚讐諸國。初不慮其後之不繼也。然而主此謀者叔向也。叔向晉之賢大夫。豈不知前出兵規模如此。叔向之心。見國勢衰弱如此。亦欲庶幾一時之強而已。自古論王霸。皆曰。王以德。霸以力。德與力是王霸所由分處。然而霸亦嘗假德而行。亦未嘗專恃力而能霸者。如晉文公之霸。所謂出定襄王。入務利民。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皆是依傍德而行。惟文公以德輔力。故能一戰

而霸。到得平公以後，全無德，全恃力，不知霸雖是力，亦必假德方能立。以此知維持天下者，其可斯須去德邪？昭公不合全倚靠着力，此所以雖有四千乘，而不能以一振也。以此見兵初不在衆，晉當時所以盡出兵革，乃叔向之謀。叔向晉之望也，豈不知文公舊規模，豈不知掃境出來，後無以繼，所以如此。蓋出不得已。當時晉君侈六卿強，公室又卑，紀綱文章皆不振。雖叔向亦不能救，勉強圖須臾之安，所以爲此舉。看此事皆非叔向之本心。觀平丘之會，別無人奮臂攘袂主盟，其事其謀大抵多出於叔向強如此主張。先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到得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又奉命告於齊，齊遷延不從。叔向又舉先王朝聘會盟之禮數十語責之。之後，方得齊人懼而聽命。叔向見得諸侯解弛，一會之間，凡兩治兵，到得於治邾莒之愬，又是叔向責魯。時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愬，以絕兄弟之國。叔向又奮然言之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考此一會本末，見得晉衰弱皆無人維持，全是叔向強主張振厲奮發如此。然叔向豈得已哉？亦圖於衰弱之中，少振起之，故不得已如此。自形迹上看叔向，但見得他發揚蹈厲，見事風生，風采凜然可畏。然未嘗知叔向強強恨愧不得已之氣象，皆在言意之外。此段事只看他震動諸侯，非真知叔向者，讀書須見得叔向外爲壯語，其內心如何。

叔弓圍費十三年

南蒯將叛十四年

魯昭公當時不能堪季氏之強暴，陵弱公室，不勝一朝之忿，舉兵伐季氏。至於失其國，身死於外。自當時

觀之。不過言魯失民數世。一旦輕舉妄動。以喪社稷。固昭公之可罪。然當時便俛首聽命於強族。亦豈是承周公伯禽付託之意。但季氏雖強。然考當時事勢。亦自有可乘之機。昭公智不足以知此。費季氏腹心之地。季氏不能自固根本。南蒯以費叛。腹心內潰。季氏討之。三四年不服。閒隙孰過於此。昭公若乘此機會。正一國之紀綱。收公室之權。當時又有子家羈清忠遠識。與之圖回。舉兵以伐之。季氏必敗。大抵投機之會。固有閒不容髮者。今也季氏討費數年之久。亦一大機會也。而昭公不能知。當可爲之時不爲。及季氏既服費。大強之後。始謀討季氏。亦已晚矣。此其所以反爲季氏所陵。而身死于外也。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九月楚子殺鬬成然十四年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而求無厭。故楚子殺子旗。當時平王所以立子旗。實與其謀。到得平王卽位之後。以子旗爲令尹。尊寵在羣臣之上。報之亦云足矣。然子旗之心。責報無已。所以至殺其身。大凡有德於人。人已報。方且誅求無厭。卒至以德爲怨。觀富辰之言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此兩言天下之至言也。當時有德於人。人報我之心已倦。然施德之人。尙無厭。卒至以恩易怨。至於不得其終。所以後漢崔子玉座右銘之語。有曰。施人謹勿念。受施謹勿忘。亦是富辰始終兩語。然於此又當求其病根。何故施恩之人。常誅求無已。受恩之人。常厭倦。此須思病根所在。正緣不知反己。只去人上看了。有德之人。但只以當時我會。有德於人。只去誅求。不知權衡輕重。都不思量。我當初有多少德在他處。他如何報我了。報者但說我已報他了。又如此誅求不已。兩者都不去反己。只去自私心上看了。然則報者自當無倦。施者自當知足。故

以德易怨。嘗出於不知此。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十五年

楚靈王之後。平王立。楚國稍整頓規模。方略奠枕。再傳至昭王。終有吳入郢之禍。幾亡楚國。其病源皆起於費無極之亂楚國。其病根則又在於譖朝吳上。當時朝吳有功於楚。與平王是同體人。費無極欲害其寵。用間諜。使蔡逐期吳。夫朝吳有佐命之功。未有顯惡。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王之怒當矣。使平王於此時。便能正無極之罪。必無後害。惟平王卻被他讒。佞辨給巧言移奪了。反以無極爲忠。無極以此一事。試得平王之意。自此全無忌憚。其後遂至譖逐太子建。殺伍奢。及昭王立。又譖殺左右賢人不已。終至於神怒民怨。此其所以幾危楚之社稷。只緣當時被他移換了。大抵姦臣欲肆其謀。第一次必先以一事試其君。君若不受其欺。卽正其罪。彼亦有所懼憚。便自俯首帖耳。不敢繼來。若被他試過。能移奪了。便無忌憚矣。無極之請。一則是欲害朝吳之寵。一則欲試平王之昏與明。使平王不改初心之怒。必無他日之禍。以此讒口移人。最難自覺。佞人須是屏絕之。不使一時在左右。纔近他。雖自能執持。終必爲他移奪而不自知。此孔子所以有言曰。遠佞人。此古今之所深戒。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十七年

晉荀吳使師僞糶者負甲襲鼓滅之二十二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始者鼓人或請以城叛。荀吳不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圍鼓三月。或請降。荀吳見其民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當時軍吏以獲城而弗取。勤民頓兵爲諫。穆子曰。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及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若獨以此論之。雖三代之用師。亦不過此。然考其本末。乃知伐鼓之役。蓋是荀吳姑假此以立信義之名。始者做得太過。後來所以不能繼。當其鼓人以城叛。固未可受。到得圍之三月之久。至於他自請降。則受之可也。然必待他食竭力盡而後取之。以此見得他分明是欲以此一事成信義之名。惟其如此。做得過當。此其後之所以不繼也。到得數年之後。欲伐陸渾之戎。亦是荀吳爲主帥。到得□□先張虛聲。要祭雒與三塗。使陸渾弗爲備。乃用牲于雒。爲祭之狀。掩其不備。襲而滅之。同一荀吳。何故數年前滅鼓。守信義如此其賢。而伐陸渾之時。詐謀如此其甚。只是一箇荀吳。而信與詐前後相反如此。蓋當時圍鼓。鼓外援旣絕。已在荀吳掌握中。雖少緩之數月。彼自不能逃。故於此時示信義以假其名也。若陸渾則貳於晉。又有強楚以爲之助。雖欲示信義以假其名。亦不得。所以不得不用詐謀以勝之也。以此知荀吳於無利害處。常是信義。於有害處。常用詐謀。惟其信義不出於誠。所以不能服人。考後來之事。則可見。觀十數年後。鼓人又叛晉附鮮虞。當時取鼓三次。方受其信義如此。論來人當心悅誠服。何故不十數年而叛。以信義不出於誠。蓋天下之不可掩者。誠也。方荀吳伐鼓時。鼓人已在掌握中。吳故於此無利害處。示信義。此心之發。鼓人已窺見其機矣。所以召其後之不服。遂致再叛而歸于戎狄。使吳當時果能三擒三縱。皆出於誠。則鼓人雖數十世亦不叛可也。以此

知矯情飾詐。不如誠之可以服人明矣。到得第二次伐鼓。使僞糴者負甲襲而取之。前此信義都不見了。何故。蓋前此許多信義。到此亦自知使不得了。故不免用詐。以此知矯情飾詐之人。既如此不可久。他後來亦不自信。他當時閑暇示信義。鼓人既窺見之。及後來使不得。不自咎此心不純。方且謂誠不足以動人。信義不可以服衆。居春秋之世。不如詐謀奇計之可以立國。遂一向立詐。故伐鼓所以如此。譬如世之人。誠心素不足以服人。假一日之誠信。求以服人。而人不我服。遂斷然謂不如詐。此天下必無之理。且以唐德宗觀之。平昔猜忌。無所不至。特聞有一兩件假誠信而行。及奉天之禍。方且自以爲推誠之過。德宗平生是猜疑忌刻之人。猜疑忌刻。已信於人。偶然一兩事。人不信他。不能自咎終身之猜疑忌刻。反責片時之誠。乃爲信義用不得。一日之誠。豈足以勝其千日之猜忌。學者須思一杯之水。不得救車薪之火之意。反言我已爲信義事。人猶不信我。今里巷人多言好事做不得。正爲此爾。須能自此充養。不可暫時善而不孚於人。緣此遂止爲善之心。此與荀吳所謂示信義之意同矣。

左氏傳說卷第十三

昭公

齊侯伐徐徐人行成十六年

楚子誘戎蠻子嘉殺之同上

晉到得昭公以後諸侯各自爲政不復稟霸主之命所以齊楚交兵於中國到得齊侯伐徐徐人行成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具言諸侯無霸之害魯莊公以前是時霸者未興自昭公以後霸權已失當霸者未興之前若魯衛宋鄭更相侵伐無所顧忌自齊桓一霸晉文繼興方有所統屬百餘年閒敗王法滅小國雖日侵天子之權搜諸侯以伐諸侯其罪固多然一時維持中夏使諸侯有所畏懼遵守王度亦不爲無助及霸權既失之後晉平公既卒昭公卽位天下無霸齊之伐徐楚之取蠻肆行無憚甚至於吳越入中國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當時諸侯大夫慨然反思有霸之時自此後夷夏無辨胡越蠻兵交中夏陵夷至於戰國之際終至強弱相吞成周所封千七百國所存僅七八皆爲強大諸侯之所有若論敗王法滅小國搜諸侯以伐諸侯其罪固多迨夫先王之政掃地無餘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到此之時反觀霸者維持之功雖一時上僭王法然止霸者一國而已天下諸侯不敢自肆不至如戰國之甚霸者之功不可厚誣故夫子稱管仲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分明是如此當時管仲雖有此

功。非夫子不能知也。自後世觀之。以爲戎狄自強弱如此。後來如五胡亂華。懷愍至於中國。天子反爲狄驅之。青衣行酒。使當時有管仲。決不至此。以此知孔子之稱美管仲。是灼知管仲之功如此也。

晉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子產弗與十六年

晉韓宣子欲市玉環於鄭商。子產弗與。至於反覆再三請之。子產終弗與。後世之論。皆謂子產能自立。不爲強大威武之所屈。以鄭一區區之小國。介於晉楚之間。能自立者固如此。然亦未知子產之深意所在。當是時。昭公失政。六卿皆貪冒而強。所謂宣子在晉。則謂之賢大夫。在習俗中。其貪利亦未能免。子產所以固拒宣子。蓋有深意。何故。晉既失政。六卿又皆貪。次第各求所欲於諸侯。六卿既皆有所求於諸侯。以鄭國之小。豈足以一一供之。使子產一從宣子之請。則趙氏中行氏必相繼而至。六卿既皆有所求。纔不應副一處。必爲鄭國之禍。觀後來事。則可見。宋樂氏以楊楮六十獻趙簡子。范氏怒。執宋之使。終身不得反。以此事可見得六卿皆爭求所欲。爲諸侯之禍。唯子產見微而知著。所以不與宣子玉環者。其說有二。一則宣子在晉。居六卿之長。以宣子求之。鄭尙不與。則下於宣子者。必不敢求矣。此子產所以痛塞其端。一則宣子在晉。居六卿之中。尙知畏義。略識道理。猶可以告語。故子產知其必畏義而服。必不爲鄭之禍。所以敢再三拒之。借宣子以杜六卿誅求之心。而宣子果辭玉。以此見得子產之處事。凡百見微知著。精審詳密如此。讀書者觀子產拒宣子之事。無徒曰。子產能自立而已。